

爷爷的欣慰

□扬州 李厚尧

视频里,十八岁的孙女刘音希弯腰擦拭着墓碑。她擦拭得很仔细。先是碑的正面,一个字一个字地擦拭过去,对于那些凹陷在笔画里的尘土,她用指尖抵着湿纸巾,一点一点地抠出来。然后是碑的侧面、背面、底座,直至供台。然后,音希摆上鲜花、水果,恭恭敬敬地三鞠躬。

爷爷看着视频,孙女擦拭墓碑这个小小的举动,让他感慨又欣慰:这么多年,他去祭扫,从来没有想到清理一下墓碑;原来以为电子产品“喂养”大的一代,早已丢掉了传统,如此看来,老一辈误会这一代人了。

音希的曾祖父,也就是爷爷的父亲刘以洪,1945年7月参加新四军,当时音希的爷爷才八个月。1946年5月,刘以洪在“四平保卫战”中牺牲;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颁发了烈士证,还有满满一车小麦,作为“抚恤金”。数十年来,刘家人一直在寻找刘以洪的安葬处,直到2019年4月,在媒体开展的“帮烈士回家”活动中,记者多方联系,终于在吉林省四平烈士陵园的碑廊上,找到了刘以洪的名字。刘家人立即前往吉林祭

奠,并从当地带回了一抔土,在音希高祖母所在的陵园下了葬,立了碑。

音希经常听爷爷讲起她的曾祖父刘以洪和家族往事。刘以洪出生于1922年,就在他高小快毕业时,日寇打到了涟水县城,学校解散了。刘以洪是家中独子,家里人希望他安心在家打理田地,过上普通人的安逸日子,但这并不是他心中的选择。刘以洪很早就受到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,一方面向家人宣传抗日,一方面在家里办起了私塾。他白天在家里摆上桌椅,教孩子们念书,到了晚上就悄悄出门,散发、张贴抗日传单。刘以洪很机智,白天把抗日传单用绳子捆在床板的内侧,夜里为了不惊动父母,翻墙而出。

音希虽未见过那位长眠于苏北老家的英雄,但那个名字已经牢牢刻在她的心里。以前都是从书本上、从影视中看到英雄的形象,没想到英雄就在身边,就在自己家里啊!她为生在这样的家庭而自豪。

爷爷告诉音希,战争中有一次日本兵来抓人,家人夹着还在襁褓中的他跑了三里路,他差点被捂死。听了爷爷的话,音希的眼泪溢满眼眶。她没有想到,健壮又健

谈的爷爷居然经历过那样的生死劫;她不敢想象,生活中如果没有爷爷,会是什么样。

清明节前的几天,音希总觉得爷爷心中有事。懂事的她明白了,爷爷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又涌上心头了。一直非常健康的爷爷生病了,无法回家看望自己的父亲,自然坐立不安;音希的父亲又忙得脱不开身,也是眉头紧锁。音希决定代表一家人前往祭扫。她和母亲说,我们去吧。3月21日,音希坐上母亲的车,直奔涟水老家。二百多公里的路不算远,可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来说,这是一条通往家族思念最深处的路。音希的爷爷是维系刘氏门中这一支唯一根脉的人,音希和母亲此行,既是了却爷爷和父亲的心愿,更是表达新时代少年对革命烈士的崇敬。

爷爷看过视频,迫不及待地给回程路上的音希发去语音:“音希,你真是好样的!以前我每次扫墓只是送花叩拜,从未擦过碑,你比爷爷做得好,爷爷要向你学习!我一直教育你不忘来时路,走好未来路,爷爷从你身上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。”这一刻,音希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。

一池春塘岁月长

□河南平顶山 郭艺伟

我无意中,在异乡清晨的微雨中漫步,遇到了一方心仪的池塘,不由停下了脚步。

这是老公的老家,因无人居住,很少回来。于我而言,总有些陌生,但这方池塘,一下子添了亲切的气息。

池塘不大,周围被树木包围着,从树的缝隙间看去,池塘的水面是翡翠一样的绿色,就像一块被揉皱的碧玉,温润而有质感。池塘边柳树的绿是青绿的,绿树掩映中,间隔长着几棵梨树,粉白的梨花在枝头恣意绽放。

树丛中和水面上不时有小鸟飞过,发出欢快的叫声。塘边树下碧绿的草丛中,各色野花点缀其中。

春雨在悄悄飘落,很轻柔,池塘里荡起圈圈微小的涟漪,周围景物在水中的倒影,就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。池塘边的秋千在微风中轻微摆动。坐在秋千上,看眼前的池塘春景,不远处有鸡鸣的声音传来。

又一阵微风吹来,池塘里涟漪荡漾,我的思绪也随着涟漪飘向我老家的池塘。

老家村头那方池塘很大,它一头连着田野的干渠,一头连着村里的寨壕,因为有活水不断注入,一年四季总是那么清澈。池塘中间种着荷花,在夏季时荷花脉脉的清香飘得很远。

池塘成了村里孩子们的乐园。大人们去田野劳作,成群的孩子们在池塘边玩耍。池塘东岸边有一条小路,路边长着很多小树,男孩子捉了蜗牛,看它们在地上缓慢地爬行;在树叶上寻找蝉蜕,回去可以卖到药店换零花钱;捕捉飞过的蜻蜓和蝴蝶,但很少捕到;秋天的时候,还会结伙偷摘池塘里的莲蓬,摘下来躲在树丛中,一人一个剥着吃。我们女孩子最喜欢的,是从小树上采摘一种可以染色的树叶,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,拿回去加上白矾,用石头捣碎,把白色的塑料布染成金黄色,剪成条状,绑在头上就成了美丽的蝴蝶结。

池塘也是村里妇人们捶布洗衣的地方。北岸有一棵高大的皂荚树,树下离水面不远的地方,有几块很大的青石板捶布石。

印象中,母亲经常在树下捶布洗衣。春天午后的阳光,温柔地洒在皂荚树的枝丫间,片片叶子筛下的细碎光斑,落在捶布石上,也落在母亲的身上。

母亲用粗糙干裂的手,先把皂荚锤碎,露出白色的泡沫,然后从竹篮里拿出粗布衣物,和皂荚放在一起,用木槌一下一下,捶着那厚重的粗布,直到变平变软,再用手去揉搓干净。清洗完后,就搭在附近低矮的树枝上。风一吹,衣角轻轻飘起,皂荚清苦的香气混着春天阳光的暖意,氤氲在清新的空气里,也弥漫在之后很多年我的记忆中,连同母亲的身影,成了岁月里最温暖的回忆。

眼前的池塘和记忆中的池塘,虽然山水相隔,但都一样,满眼的春意。它们一起,串起了长长的岁月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
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

文心何处不雕龙

□江西九江 瞿杨生

深夜在书架前找一本几天前没看完的小说,目光扫过书脊,一本泛黄的《文心雕龙》映入眼帘。扉页上,自己十多年前的字迹歪歪扭扭写着“文心雕龙,为文之用心”。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,竟有些出神。当年抄下这四个字时,从没想过“文心”与“雕龙”之间,藏着怎样的关系。

年轻时相信文章本天成。真实感受到了,笔下自然有神助。写过游记,满腔热忱倾泻纸上,以为字字动人,朋友读了却说读着差点意思。写过随笔,深夜被某种情绪攫住,提笔就写,写完后酣畅淋漓,朋友看了却沉默半晌,说感觉有点乱。那时我困惑:心里明明有,笔下怎么就没有?

后来读到刘勰那句“操千曲而后晓声”,才渐渐明白,原来我的问题在于听得太多、看得太浅。我开始拆解那些喜欢的文章。一篇汪曾祺的短文抄下来,逐句看结构,看用词,看节奏。发现那些看似随意平淡的文字,每个字都像棋子,落下去就定了全局。这才知道,所谓天然,其实是千锤百炼后的天然。

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。有一次写一篇极重要的文章,反复推敲,字字打磨,自觉下了十足的雕琢功夫。拿给一位信任的前辈看,他沉吟片刻说,技术很好,但没打动我。那一瞬间,我站在“雕龙”的尽头,却发现离“文心”更远了。

重新翻开《文心雕龙》,在《神思》篇

里读到一句熟悉的话:“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。”这一次,我读出了不同的意思。刘勰并非教人机械雕琢,他主张情感要饱满充盈,再以最精准的语言将它稳稳托住。正如杜甫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,每个字都锤炼过,读起来却浑然天成。那是最高的雕,雕到让人看不见雕痕。

我开始明白,“文心”与“雕龙”从来不是对立的。没有真心的文字,雕得再华丽也不过是空壳;而再深的情感,若找不到恰当的语言,也只能在心底腐烂。雕琢并非束缚情感,只为给它一条流淌的河道。

如今我写文章,依然会被某个瞬间的情感击中,依然会冲动地提笔。但我学会了一件事:写完之后,放一放,再回头,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不是要消灭冲动,而是让冲动找到最准确的形状。有时删掉一个得意之词,有时补上一句寻常平淡的话。这个过程并不痛苦,倒有一种将乱石打磨成器的安稳。

轻轻掩上书卷,封面上“文心雕龙”四个字在灯下静静发光。《序志》篇里刘勰说“文果载心,余心有寄”。文章最终承载的是一颗心,但要让这颗心被看见,就需要雕的功夫。文心何处不雕龙,其实每一颗真诚的心,都值得被精心雕琢;而每一次精心的雕琢,都该为那颗心服务。

包裹,那原本挤成一团的绿早被这铺天盖地的黄一脚踩进泥土里,几近匿迹。

仅仅几天后,原本羞涩的黄便肆意起来,似乎要把整个家底都抖露干净。油菜田彻底沦为花田。它们向上伸,向前后左右攀,花瓣挤着花瓣,花柄勾着花柄,花萼护着花蕊,金黄的花阵密不透风,藏起了绿叶,漫过了边界。田头,山边,塘埂,坝下,林前,一眼望去,直冲天际。

阳光倾泻下来,像是有了重量,重重地拍在花田上。那一瞬间,你仿佛真能听见轻轻的“咯吧”“咯吧”的脆响,是花朵拔节的声音,又像是花瓣们在相互耳语,商量着要不要给那些漏网的阳光,挤出一丝容身之地。

一股蛮横浓烈的气味便直冲鼻腔。那气味里带着一丝辛辣的青涩感,不由分说,让你真切地感到春天真的来了。

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儿子的“魔法森林”

□山东临沂 魏有花

儿子五岁那年,我在客厅的墙角发现了一片“魔法森林”。

那面原本雪白的墙壁上,被他用绿色蜡笔画满了歪歪扭扭的树,树上挂着紫色的圆果子,树下蹲着长耳朵的兔子,还有一朵比房子还大的花。我握着拖把站在那儿,第一反应是心疼墙面,第二反应是恼火,刚刚的乳胶漆,就这么毁了。

“妈妈,这是我的魔法森林!”儿子跑过来,眼睛亮晶晶地拽着我的衣角,“这棵树能结出巧克力,这朵花是蹦蹦床,兔子会说话……”

我张了张嘴,那句“你怎么又乱画”硬生生卡在喉咙里。看着他期待的眼神,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,也曾用粉笔在家门口的水泥地上画过一座城堡,却被母亲一把扫帚扫得干干净净。那天我蹲在地上哭了很久,不是因为城堡没了,而是因为我的“世界”在大人眼里一文不值。

我蹲下来,仔细看了看那片“森林”。说实话,画得并不像,可那些歪歪扭扭的线条里,有一种我说不出的生机。紫色果子上有高光,兔子的耳朵一高一低,花茎上还画了螺旋形的纹路。

“能给我讲讲吗?”我把拖把靠在了门边。儿子兴奋地趴在地板上,指着每一处细节讲了起来。原来那朵大花是他的秘密基地,兔子是他的好朋友,树上的果子是用来招待客人的。他讲了足足二十分钟,而我第一次发现,儿子的语言表达竟然如此丰富。那天晚上,我没有擦掉那片“魔法森林”。

后来的日子里,那片森林不断“生长”。儿子用彩纸剪了蝴蝶贴在花上,用橡皮泥捏了小人,甚至用一根毛线给兔子牵了一条“遛兔绳”。客厅的墙角成了他的创作园地,而他也不再只在墙上画,开始主动找我索要纸、要画布,说是要给魔法森林画“分店”。

如今儿子十岁了,那面墙早就重新刷了漆,但他依然热爱画画,且画得越来越好。

孩子的魔法森林,其实不需要多完美,只需要一个大人愿意蹲下来,认真地说一句:“能给我讲讲吗?”

油菜花开

□安徽蚌埠 徐玉向

油菜花开的时候,先是在一株油菜的顶上露出微微的黄,仿佛清晨的太阳从沉沉的云层里撕开一丝缝隙,那道光便惊艳于天地间。沿着肥硕的菜茎,无数的花蕾攒聚在顶端,齐齐向着天空与阳光。而菜茎也由粗向上越来越细,最终仿佛承载不住这许多幸福的重量,在春风中微微颤动。

这是某个隐秘的信号。第一朵还没完全绽放,它的身边已有无数簇嫩黄,从青绿的叶腋间争相探出头来。这些初来乍到的颜色,还带着些许青涩,星星点点地散布着。田埂、畦沟仍在固执地划分着疆界,黄是黄,绿是绿,倒也分明得清清楚楚。

不知何时,大片大片怒放的菜花已彻底攻占你的双眼,谁还记得什么第一第二?每一株油菜都被明亮的菜花密密